

闲话文人 程应峰

平面设计达人鲁迅



鲁迅先生

都知道鲁迅是文学大家,都知道他的《狂人日记》《孔乙己》《呐喊》《彷徨》等等。殊不知,他还是那个时代的平面设计达人。虽然,他在平面设计方面的成就鲜为现代人所知,但在设计史上却不容忽视。

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,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。1917年8月,鲁迅完成校徽设计。校徽图案以篆体“北大”二字构成一个圆形,上下排列,其中“北字”构成背对背的两个侧立的人像,“大字”构成了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,构成了“三人成众”的意象,予人以“北大人肩负重任”的想象,具有“脊梁”的象征意义。

北大校徽突出了“以人为本”的办学理念。有人说,大学,因大师而大,更因大学生而大;也有人说,上面是学生,下面是老师,老师甘为人梯,学生站在老师的肩膀上,必将青出于蓝胜于蓝;更有人说,大学之“大”,即学术之大,责任之大,精神之大,尽在其中,体现了“自由独立,兼容并蓄”的精神。

可以说,北大校徽的艺术处理是极具匠心的,以文字构成表现出徽标内涵,造型结构紧凑,明快有力,蕴涵丰富,简洁大气,透出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,实属难得。后来,北大标志在鲁迅先生设计的校徽图案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,确定了特定色值的红色为标准色,并将其命名为“北大红”。

1917年的鲁迅,与陈独秀、胡适等人相比较,完全是两种生活状态,他每天到教育部上班,下班后便躲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抄写古碑。这一年,鲁迅日记中大量记载了购旧拓本、买汉画像、搜集古镜等事。半隐居的鲁迅常常感到孤独和愁闷,他说:“见过辛亥革命,见过二次革命,见过袁世凯称帝,张勋复辟,看看去,就看得怀疑起来。于是失望,颓唐得很了。”但鲁迅没有因此沉沦,他的心中燃着向往民主科学的火焰。所以,在接受蔡元培的委托之后,很快设计出了具有独特意味的北大校徽。

蔡元培和鲁迅是绍兴同乡,他之所以托付鲁迅设计校徽,是因为对鲁迅的美术功底与美学主张充分信任和肯定。鲁迅一生虽然没有专事美术,但自幼喜爱美术,有过很好的美术训练,比如用“明公纸”描摹绣像小说等。鲁迅是现代艺术的旗手,他领导的左翼木刻运动即使放到同期西方大背景下也毫不落伍,很多精神和品质在今天都不过时。鲁迅非常重视美术教育,1913年,他在任职教育部金事期间,发表了《拟播布美术意见书》一文,显示出了对美学源流的深入了解,集中阐述了对美术教育的观点,认为“美术之用”在于“表见文化”“辅翼道德”和“救援经济”,指出:“美术诚谛,固在发扬真美,以娱人情”,多方面阐明播布美术的重要性,主张将美术“传诸人间,使与国人耳目接,以发美术之真谛,起国人之美感,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。”

鲁迅的这些主张与蔡元培的主张不谋而合,可谓心有戚戚焉。蔡元培毕生注重美育,提倡“以美育代替宗教”,曾指派鲁迅讲授《美术概论》,鲁迅乐意使然。正是鲁迅不俗的美术功底以及蔡元培与鲁迅在美育方面的心息相通,使蔡元培毫不

犹豫地把设计校徽的重任托付给了他。

新文化运动时期,书刊出版市场呈现前所未有的蓬勃气象,文人、作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书刊封面、装帧等环节的设计当中。这样的时代,鲁迅显现了他独特的审美品位和出色的设计能力。他与美术家、书籍装帧艺术家陶元庆的设计合作,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平面设计尤其是书籍装帧设计的新篇,诸如北大校徽、许多书籍的封面设计,都教人眼前一亮,耳目一新。可以说,鲁迅的许多设计作品都堪称精良妙品,即便是放在今天,仍然不失为抢眼的作品。

鲁迅一生设计了60多个书籍封面,个个典雅蕴藉,极具时代感。可以说,他在设计领域的探索,开辟了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设计的新路。

鲁迅是作家中最早关注书刊设计的人,他的著作也有大量关于书刊设计的论述。可以毫不含糊地说,他就是那个时代的平面设计达人,正因如此,在现代书刊装帧史论中,他一直被列入当之无愧的先行者之列。

百味书斋 林娇颖
电子书

渐渐地喜欢上电子书,如同怀揣一整个世界的图书馆,可以随时随地满足我随时迸发的各种领域的阅读欲望,甚至仅仅因为猎奇之心。有些书,深得吾心,随心情,不时一遍又一遍地阅读,想要珍藏的便买了纸书;有些书,当年没有时间、耐心和阅历读完又始终惦记着的,如今点点着,竟读完了,不由释怀;有些书,翻开目录,随意读取几章,此时不喜,删了或留着,都随心。感觉到阅读的自由丰富与便利。

家里的书架有好几个,有些书存了太久,纸张已经泛黄,看着吃力,便不想再翻阅;有些书,一时兴起,买了多年,竟从未打开过。家里的凌乱,大半是因书造成,桌子上、椅子上、床头边,书房、卧室、客厅,哪都有我随手而放的书,能够随地而读是一种自由的享受,但这种凌乱的状态,总难免让人崩溃,更何况书多了,旧了,良莠不齐新旧不一,留存还是舍弃,总要在心里反复的抉择,倒不如电子书,放着,总归可以无限地放着,于眼于心无碍,反而无需担忧误购的浪费。

多年前曾问过一友人:你觉得我有什么兴趣爱好?他说只觉得你喜欢看书。当时对这答案甚觉失望。这么一个鲜活的我,外人看来竟然只有喜欢读书这一样,是他太眼拙还是我太匮乏?友人应该已经忘了当初的这句话,人也越距越远,但有些时候,繁忙的间歇,能够拿起一本书静静阅读,竟是内心最大的欣喜,如同灵魂的回归与安歇,再想想这些年能够坚持下来的事情不多,头一件便是读书。这么一想,便觉得友人当年的评价确实是我看自己要真切得多。从小便喜读书,读书已经是渗入灵魂血液之事,而电子书,更广阔地成全了这个喜好。

文学、哲学、心理学、经济学、生物学、历史、传记等各类感兴趣的,倘若仅靠纸质书,很难凭一己之力通通纳入囊中,电子书满足了这种无限制的欲求,没有任何负担地静静躺在你的手机里,实在是件应该接纳的事情。电子书看完,却想以指尖触摸那文字的芬芳,听那喃喃翻阅的喜悦声,看笔尖一条又一条横线划过那令己心叹的精彩词句,这样的好书,再买纸质书来珍存不迟。

电子科技时代,世界变化太快,稍不留神就被远远地抛在了早荒之地。新的事物,新的认知,新的体验,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了解确认,如同日久生情一般,他的好或赖,慢慢去感受,你才会做出中

肯的评价与选择。如同电子书,喜欢上亦需要时间的沉淀。

无论纸质书还是电子书,尽管读就是了,于我,读千本万遍,估计也难妙笔生花,但只要读着心花开了,便是最丰盈的收获!

市井烟火 谢永华
海边的艺术家

涛哥住在海边的小渔村。

也许是他和海有缘,他的名字中竟然也带有一个涛字。涛哥说,每天饭后他都要和老伴去海边看看。那海浪滚滚,波涛一个接着一个,将心头上的烦恼都淹没了。所以,他们很享受这种感觉,说罢,涛哥脸上露出了幸福而满足的笑容。其实,涛哥早前也是海边的养虾人,只是现在将虾场租给了别人养鱼。

我天生喜欢鱼,于是,便要涛哥带我来到渔场,一起去的还有涛哥的好朋友毛哥。我们在鱼池转了两圈,正好有工人在喂鱼食。当喷香的鱼食撒到水里时,红色的或青色的鱼便蜂拥而来,争相抢夺,好不热闹。于是,池水便沸腾了起来,大大的鱼池,顷刻间,似乎变成了一口巨大的锅子。我问工人,红色的鱼叫什么名字。东星斑。工人浑厚的声音在鱼池上空回响。东星斑,东星斑,我大声念道。这时,浑厚的声音又响了起来,这鱼很贵的呢。其实,我内心的激动,也不亚于这沸腾的池水。我望着水中的鱼,眼睛久久未曾挪开,阳光透过木板的缝隙照射下来,身上细密的汗珠,像豆子般爆了出来。

涛哥见状,便提议说,我们去那边坐坐吧。

刚刚落座,涛哥便指着一个蓄着长发、大约六十多岁、颇有艺术家气质的男人说,这就是张老板。寒暄几句后,张老板屁股一扭,转身进入简易厨房,拿出几个精致的小茶杯,熟练地摆在桌上。

毛哥说,张老板一看就是个艺术家,肯定读了很多书吧?

张老板哈哈大笑,露出雪白的牙齿,大声说道,我小学都没有毕业呢,还什么艺术家?张老板和毛哥差不多大,明显要比毛哥老很多。他脸上的皱纹,就像海上的波浪,竟然让人久看不厌。凌乱的长发,像海里水草,风一吹,便左右摇摆起来。他穿着套鞋的大脚,一路来,一路去,咚咚的声音很是悦耳。我想,他要是走在柔软的沙滩上,那就是一幅极其特别的沙画了。

张老板给我们倒好茶,便耐心地跟我们攀谈起来。

我说你投资了多少钱?他说一百多万呢。我说,那你赚大钱了,东星斑120块一斤,一个池子有那么多鱼。他看了我一眼,说,你看到的不是钱,因为随时都会发生变化的,只有钱到了口袋里才算钱。说罢,将手在袋子上拍了拍。我问,你为什么做呢?他说,我是不服气。这么多年来,我从国外亏到国内,从香港亏到海南,我就不信这个邪。张老板又说,其实,亏也罢,赚也罢,养鱼还是很好玩的,从鱼苗到成鱼的那个过程很有意思。看着幼小的鱼苗一点点长大,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,内心的那种满足和充实的感觉,别人是绝对体会不到的。每次我一到鱼池边,它们就成群结队地游了过来,很是让人感到亲切,就像见到自己的家人一般。虽然,它们终有一天会离我而去,成为餐桌上的美味,或者无端地死掉,但我喜欢它们的心情,却从来不会改变。

说罢,他从冰箱里拿出两条鱼给涛哥看,说,你看这两条鱼没有伤痕,不知为什么就死了。所以说,养鱼的心理承受力要很强,有时候,看着看着,它就没有了。说罢,张老板的脸上露出了忧郁的神色。看

得出来,张老板是有多么不舍鱼儿们毫无征兆地离他而去。

然后,张老板的语调弱了下去,说,告诉你们吧,我为什么要养鱼,其实,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。我以前天天玩牌,天天喝酒宿醉,身体不是这里痛,就是那里痛。自从养了鱼,我的身体全好了,一点毛病都没有了。所以说,看似养鱼,其实是在养心和养人。

那天,张老板很有兴趣,滔滔不绝地说。我认为,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师,鱼虾就是他完美的作品。

读史侧翼 彭冕
古人避暑有雅趣

盛夏已至,光阴生煎,沸火滚腾,夏天到达巅峰状态。相比现代人单调地吹空调度夏,古人的避暑方式则自然得多。

他们可以在黄昏时分驾一叶轻舟,在莲花池里尽情嬉戏,荷香缕缕,水波粼粼;或在青山绿水间垂钓,安安静静地等鱼上钩,心无挂碍,自然凉快;抑或者邀约三两棋友,在棋盘上互见乾坤,忘却焦躁的暑气。采莲、下棋、垂钓、抚琴,古人在环保低碳的格调中将夏日过得趣味盎然。

也有例外,那个史上最离经叛道、放荡不羁的李渔,他在《闲情偶寄》里说自己一生最快乐的三年,就是避乱在山中的时光,夏天,光脱脱地在山林里当野人,吃野果,穿行于荷香之中,醉卧在长松之旁,在泉水边洗砚台,渴了就煮水泡茶,那种自自然然与山川草木虫鱼天地为一体的“裸夏”之法,恐非一般人能及。

其实你只要端着一颗安静的心,就能心静自然凉。

人家白居易就深得禅味,最先从精神层面“降温”:每天把满筐满篓的大志向都放一边,在竹影荷风的小院子里虚心向禅,修身养性。有太阳时,清幽的竹影里,人竹俱绿;没太阳时,似有似无的清风吹,人比风还潇潇洒洒。他的祛暑妙招:“何以消烦暑,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保,难更与人同。”散热由心静,心静自然凉,以静制动,才能消夏生凉啊。

也可以随意读点什么,唐诗宋词、明清小品、当代散文,都可以拿起来,读上两三篇,文气山长水远,意蕴沉静。一个个的字,被文人调遣得像凉凉的旧梦和月光,纷纷飘来。陆游说:月侵竹簟清无暑。月光扑在脸上,有凉意呢。也可以独坐于小院,闭目小憩,听一段清风,心静;品一杯茶香,身凉。甚至什么也不想,就这样静静地坐着,心情缓缓失重,下沉,下沉,像一根羽毛,摆脱风的纠缠,沉静稳妥地找到自己的归宿。

杨万里在某个夏夜本已就寝,怎耐暑热难以入梦,于是开门出去追凉。竹林深深,树荫密密,虫鸣唧唧,诗人置身其间,凉意顿生,就有了“时有微凉不是风”这一真切细微的体验。静了,才能听得见山风、流泉、蝉鸣,闻得到花香、空气中的草药气息,而所谓凉意,不过是夜深气清、静中生凉而已,并非夜风送爽。范成大有诗亦云:“风从何处来?殿阁微凉生。桂旗俨不动,藻井森上征。”虽设问风从何处来,但既然桂旗不动,可见非真有风,殿阁之“微凉”不过因静而生,人们通常所说的“心静自然凉”,其理相若。

还是白居易,他去拜访恒寂禅师,天气酷热,却见禅师在闷热的屋中独坐。便问道:“禅师,这里那么热,为何不换个清凉的地方?”恒寂禅师说:“我觉得这里很凉快。”白居易颇多感悟,成诗一首:“人人避暑走如狂,独有禅师不出房;非是禅房无热到,但能心静即身凉。”原来,心静自然凉,一切皆出于心,心静自然身凉。